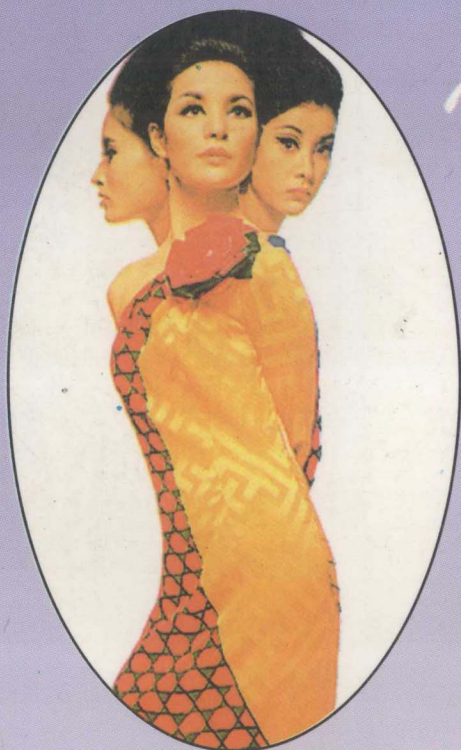


李心田 著

銀后



北岳文藝出版社

592

銀后

李心田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冯 云

银 后
李心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太原河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96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7-5378-1532-1
I·1487 定价: 8.60 元

1

她应付省级以下的官员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只要把笑分成几个等级分别赠予在座的诸公就够了。象把糖块分给小孩子一样，凡是分到糖块的都有一种满足。当然，不能一下子把糖都分完，还要留一点笑在腮边，那些官员便都望着那笑靥，希望自己再能多得到一点。

她的笑至少要分作三等：一等的是给主事的主官的，二等的是给主事而居于次位的，三等的是给那既不主事又不在位，偏偏还要出头露面的。

现在，她把一等笑和二等笑都分完了，最后把三等笑给了吴敦瑾。也难怪，因为进客厅时，吴敦瑾走在最后。

三年前，她来这里的时候，吴敦瑾是走在第一位的，他所得到的笑也是一等的，因为那年他是这里管事的第一把手，现在吴敦瑾退居了三线，进客厅便走在别人的后面。她这样想，不免掠过一丝苍凉，宦海浮沉和银海浮沉，全都是那么回事儿。

她落落大方地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坐在她对面第一把沙发上的是现任市委书记程良。他不到五十岁，方方的脸，油光光的。满头黑发，也油亮亮的。她想，的确年富力强，用眼的余光扫了一上坐在侧面的吴敦瑾。他身上象塞了些败絮。

事前，谁来参加会见，钱秘书长已提供了名单，进客厅的时候，钱秘书长又一一作了介绍，她现在就默默地逐一对号，并计算着可以在什么时候用得着谁。

“金明星！”程良书记笑着称呼她，她身上一下麻漉漉的，不称名字，不喊同志，也不叫小姐或女士，而称“金明星”，她觉得对方有点乡下人的味道。

“欢迎您光临我市。”程书记继续笑着说，“我代表全体市民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程书记发音很混浊，加上浓重的家乡土语，听起来十分难受。在演员圈子里听惯了流利的普通话，她现在有点受折磨，但脸上仍挂着笑，不能显出厌烦，因为对方的地位摆在那里。

“您现在不但是大明星，大表演艺术家，当今影坛的皇后，而且是位大企业家，除了欢迎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更欢迎您在我市投资，让我们愉快地合作……”

她希望人们称她为表演艺术家，更喜欢人称她为影后，可是她明白程书记来会见她，还是为了她的投资。腰缠万贯，使她这位明星有双倍的亮。

下面，程书记说了许多投资的优惠条件。她听着，微笑着点头，有时向身边的女秘书小声示意，女秘书则及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您有实力，有号召力，也有能力，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在我们市留下大家在银幕看到的您那光辉形象一样……”程书记的这个句子很长，说起来不那么轻松，加之他的舌头下面存储很丰富的唾液，以致说出的每个字都带着唾沫星儿。她嗅到一些鱼腥味儿，不知是书记吃了鱼没漱口，还是患有口臭，便时不时地把脸侧向一边。

每当她侧过脸去的时候，总能看到吴敦瑾那张十分虔诚的脸。他的眼睛一直专注地望着她，当碰到她的目光一掠时，他总要微微地点下头，并冲她浅浅一笑。

昨日主角，今日配角。她又隐隐苍凉一下。

三年前，她走穴来这个城市演出。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市的开发区。什么开发区呀，就是沿着湖边的一片荒

地。当时一个唱通俗歌的哥们向她说：“金春晓，你要在这儿买他个十亩八亩地，将来一开发起来，你就是个大富姐！”她莞尔一笑。说实在的，她当时只知道走穴演出最来钱。每晚报价四千，一个月下来就是十来万。谁买这荒地呀！

也许是缘份。当晚演出之后，市里领导要接见几位名演员，也就是在这个会见厅里，金春晓也是坐在中间这个沙发上，坐在对面第一把沙发上的就是那位吴敦瑾书记。

吴敦瑾说话慢慢的，轻轻的，他非常喜欢看金春晓的笑。过去看演出时，离得远，看不真切，银幕上虽有特写镜头，但没有动感。现在相距咫尺，好比对着面看花盆里的花儿，实在是一种特殊享受。

几句官话对着大伙讲完，便专一地和金春晓说着闲话儿。开始时是相互恭维，他说她表演精湛，她说他的城市美丽。说着说着便说到开发区上去了。这时吴书记忽然有一种神秘态，他把身子探过中间的茶几，小声问：“春晓，你在开发区来点地皮吧！”金春晓眨了眨眼睛，她一下子还不明白底里。吴敦瑾把声音放得更低：“有好处哩！”金春晓从吴的眼神里看得出吴书记要馈赠她点什么，但心里没有数儿，便也低声问：“我要地皮做什么？”吴说：“那是不动产啊。”她问：“要好多钱吧？”吴说：“我优惠你。”金春晓是个机灵人儿，好象有一种美好的预兆，她便伸过手去：“吴书记，我谢谢您啦！”

事情进行得非常简单，也非常顺利。金春晓把她走穴两个月的收入十六万元全投上了，在湖边开发区购得了十六亩土地。一切手续全是吴书记派人给她办的。当她拿到土地权证书时，钱秘书告诉她，要在报纸上发一条消息：当代红影星金春晓投资J市开发区。金春晓知道，这是借她的名声提高开发区的知名度，但

何尝不是也宣传她呢？就慨然应允。

过了半年，金春晓来丁市再见到吴书记时，吴敦瑾拍着双手说：“春晓啊，让你抓住啦，现在你那一亩地值四万啦！”金春晓自然是十分开心地向吴书记笑。她问：“吴书记，我怎么谢谢您呀？”吴书记摇着手，一点也不掩饰地说：“什么谢也不用，我就爱看你笑，你多笑几次就行了。”

金春晓真的体会到“一笑千金”了。

想到这里，金春晓觉得刚才分给吴敦瑾一个三等笑未免有点忘恩负义，所以当她的眼光又一次和吴敦瑾相碰时，便实实在在地笑了一下，微阔的嘴巴灿然启动，一弯红唇绽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如花如画。吴敦瑾的两只眼睛里象喝了两杯热咖啡，情浓意更浓，心中暗暗喜悦，今天没白来，的确没白来。

“金明星，你知道我们这地方的人实在。”程书记还在喷洒唾沫星子。金春晓一边侧着脸，一边点着头，似乎一直在认真地听。

“只要您能把外资引过来，您要什么条件，我们给您什么条件。”

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金春晓心中冷冷一笑，有这么谈判的吗？心急硬要喝热粘粥。她点点头，看了下表，已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知道对方还要设宴，有些话在宴会上说方便，回头向女秘书暗示一下，清理一下喉咙，做出些庄重，有条不紊地：“我已经和香港的欧文先生订好了，双方合资，在我那十六亩地上建一座文化城，总投资为三亿人民币。”

下面是一阵唏嘘，一阵欢笑，一阵鼓掌。

2

两年前，有人在背后议论吴敦瑾，说他拿土地送人情，几乎

是半价把十六亩地出让给电影明星金春晓。话传到吴的耳朵里，吴十分不屑地说：“懂个屁，没有大明星带头，你这开发区能红火起来？这是不要广告费的广告。瞧，冷清了好几年的湖边荒地，如今热闹起来了！”这一次，金春晓引来了三亿人民币，在那十六亩土地上建文化城，更足以看出吴书记的眼力了。

晚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回到自己房间，已经是九点多了，女秘书黄小青把长途电话接通便退了出去。金春晓打开电脑，从电话上，听取对方的报告。

她在全国六大城市有房产、地产，要定期和不定期的听取代理人的业务汇报和信息通报，接着就把这些汇报和她的指示存入电脑。而这些事，全由她一个人来办，从不让别人插手。

十点半，床头的那部电话响了，她接过来，对方轻轻地问：“要我过来吗？”她说：“不用了，我晚上要写点东西。”对方连声唯唯，轻轻放下电话。

这电话是男秘书秦远打来的，他每天晚上十点半要来一次电话，叫他过来，他就来，不要他来，他就不过来。其实，他离这里很近，就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

晚宴上酒喝得多了些，头有点儿晕，她真想在灯下写她的自传《银海冲浪》，有一家刊物已发表了这作品的前几章，还等着下文，可是打开了稿纸却写不下去，因为这一章写到她本人的婚姻。她是离了婚的，一下子不知如何评价自己的那段生活。她不想贬低自己，又不想伤害别人，因而就难以落笔。

“咚，咚！”有人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她有点不高兴，已经这么晚了，谁还来打搅？便坐着不动，也不理。

“我可以进来吗？”是一个女孩轻轻地问。

啊，听出这声音了，是陆琳。她激灵一下，眼前一下子跳出了个小女记者，是吴敦瑾介绍的，她第一眼看见这个小女记者时，心头就激灵一下。

门被推开了，一个姣小的身影，象一只羚羊轻轻地跳了进来。

“请您原谅，”那姣小的身影弓了弓身，“我占用您十分钟可以吗？”

已经进来了，怎么说不可以呢？何况只要十分钟。她便站起来，伸过手去说了声：“欢迎！”

陆琳是吴敦瑾的外甥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本市一家日报当记者。她长得非常姣美，尤其是她那晶莹的皮肤，如奶如玉，弹一指头，似乎都要冒出浆来，配上浓浓的秀发和如梦的大眼睛，出落得特别典雅。她的声音也那么娇嫩，以致金春晓听了一次，便能留下记忆。

“真对不起，”陆琳说，“我在楼下等了三个多小时，问了您的秘书，才敢来敲您的门。”

金春晓点点头，在柔和的灯光下，她认真地端详那张精灵剔透的小脸儿。

“春晓同志，是报社给我的死命令，一定要采访您，版面都留好了。”陆琳说着，打开了袖珍录音机。

金春晓伸手把录音机关了：“不要留下我的声音。”

陆琳大眼睛眨了眨，象是犯了忌，小心地望着金春晓的脸。人不能近觑，这脸上的皮肉并不细腻，只是轮廓好看罢了。

“要问我些什么呢？”金春晓点燃一支烟，大腿跷在二腿上，腿修长，很美。

“您现在是多栖明星，又下海经营房地产，有那么多观众崇

拜您，您能向观众谈些什么吗？”

“你问吧？”

“外面有许多传说，说您是位大亨，可是对您的资金来源有种种猜测，我怎样可以为您澄清这些传闻呢？”

金春晓轻轻一笑，她觉得这小女记者问法很机警，明明要打听一件私事，却说是为人澄清传闻。屋内的顶灯和壁灯全是隐装的，光线柔和而带些朦胧。金春晓看那女孩子脸是一片玫瑰色，甚至散发出一点玫瑰的芬芳。

“那全是我的血汗钱”。她说：“不过也要有机会。”她顿了下，寻思着说话的分寸：“这要感谢你舅舅，他劝我买下开发区的十几亩地，给我打下了基础。”

陆琳谨慎地点点头。

“至于后来做起房地产，那是受一位香港演员的启发。去年夏天，我到青岛参加一个大型演出，同台的有一位香港女歌星，这个人很神秘，不大愿意和大陆同行一起行动，连住也要单独住到一家合资的酒店里。我觉得她有些特别，便派了个人观察她一下。原来这位女歌星正通过关系在青岛买地建房子。嘿，她能办我为啥就不能办？我就把我湖边十六亩地做了抵押，在银行贷了一千万，在青岛买了比那位女歌星大出十倍的地皮。”

陆琳把嘴唇鼓成一个圆，又惊又美。

“我这个人本来就是通行证，走到哪里都开绿灯，不论是什么部门的，只要我本人一到，再难办的事也都办了。我们中国的官员，都喜欢明星。何况，我还是位非常有魅力的明星。”

说着，金春晓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挺着胸，款款移动，是自我欣赏，也是让面前这位小记者欣赏。

“您的确很帅！”陆琳见金春晓浑身上下都充满弹力，修长的

身体象雕塑出来的，那么匀称。

“你也很美，”金春晓歪着头，瞧着陆琳，眼里放着光。

“我……？”陆琳羞涩一笑。她懂得不要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显美，尤其是那女人自以为压倒一切，她问：“青岛的地产，使您进一步扩大了经营？”

金春晓摆了下手：“我原以为我做起大买卖了，可是隔了一个月，我得到消息，利智，你知道利智吧？”

陆琳点点头：“知道，香港女明星，当选过亚洲小姐。”

“对，就是她，她用一千万美元在烟台海湾建了八十八间豪华别墅群，叫海韵半岛。”

“哇！”陆琳张大了眼睛，一个女明星拿出一千万美元！“您在青岛买的那块地皮就是小巫见大……”她收了口，怕伤了对方的自尊。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大陆的明星全是傻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干一番呢？”

“于是您就大干了！”

“我大干了，拚命地干了，我交结银行家，拜访官员，一个人当八个人用，干十六个人的活儿。”

“您真是女强人！”

“过去并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大能量，谁知道能量一释放出来就象氢弹爆炸，”金春晓神采飞扬，“她们把房地产做到大陆，我把房地产做到香港，我就是要扬眉吐气！”

陆琳肃然起敬，面前这位女明星，比她想象的要高大得多。

不知不觉已过去半个多小时，金春晓谈兴很浓，陆琳就装着忘了时间，她不用录音机，也不用笔记，只用脑子。

金春晓按铃，叫服务员送来两杯咖啡，陆琳非常想多留些时

间，她发现金春晓很乐于和她谈话。

两个人喝了咖啡，都显得有些兴奋，金春晓脸上红馥馥，陆琳的脸更染上一层胭脂。

两个人谈得很投机，金春晓撤去一些栅栏，陆琳也减少了许多拘束。

金春晓觉得有些燥热，脱去外面的罩衣。虽是女人对女人，陆琳也不敢逼视，酥胸玉臂，那么惹人。

“唉！”金春晓叹了口气，“我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拚命地朝前跑，可也累啊！”

陆琳点点头，一面同情，一面尊敬。

“所以，在稍微能喘口气时，也希望有个知心的人说两句体己的话儿。”金春晓一手托着腮，眼中含情地望着陆琳，“跟我做个朋友吧！”

陆琳受宠若惊，面前这个人可是座金矿，那是开采不完的，有了这么个对象，独家新闻会源源不断的。她娇媚地眨眨眼，两手轻轻地拍了一下：“啊，我感到非常荣幸。”

那娇媚的一笑，红唇皓齿，那么动人。金春晓身子更热了起来，我怎么啦？她暗暗嘀咕，想什么啦？怎么想做起男人来。

陆琳见金春晓两只眼睛亮得奇异，身子不时地向自己这边倾过来，嘴里的热气和身上的香气都那么浓地喷过来。她觉得大明星在房间里也跟其他人一样。

金春晓却是紧盯着陆琳纤纤的细腰，心里甜腻腻的，她一面告诫自己，可又顽强地动了那个念头。她望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哟，已经十二点了，在我这儿住下吧！”

陆琳见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心想，就是睡在沙发上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她说：“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陆琳打电话，金春晓心旌摇荡起来。她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也不知对方会做出什么反应。不过，她办事都是畅通无阻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3

秘书秦远对自己很不满，他生自己的气，看不起自己。他原是某话剧团的演员，一次拍电影给金春晓配戏，从那就认识了。她是个大明星，他是个普通演员，她三十岁，他二十八岁，两人之间的距离很大。一次，金春晓听剧组里人喊秦远“王子”，一问，才知道秦远演过《王子复仇记》里的哈姆雷特。从那时，金春晓就特别注意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总爱抛个笑给他。渐渐地，好象就很亲近，后来这部电影拍完，金春晓接到另一片约时，她指定秦远做男配角。这么一来，两个人又在一起拍戏。再以后，秦远便成了金春晓的秘书。

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因为当了秘书，就不能经常同妻子团聚，加之有些风言风语，也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当然，收入是可观的，生活享受是一等的，也遭到一些人的羡慕和嫉妒。他平日里主要是为金春晓的演出作安排。谁来邀请演出啦，哪个电影厂来约拍片啦，哪个晚会、交易会来要求作主持人啦，都得通过秦远。金春晓有个要求，每个月她必须在国际性或全国性的活动中露一次面，她不能让人们淡忘她。所以，秦远随时掌握全国的大型艺术活动，比如正月的灯会，二月的龙会，三月的风筝节，四月的玫瑰节等，他都要打点清楚。现在中国时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节那节有的是，届时，都要为金春晓做出安排。

近来，金春晓的商务活动越来越多，演出的场次便很难安排，不够档次的晚会不能让金春晓出台，可高档次的晚会，往往

和商务活动时间又有冲突，很难两全其美。

使秦远生气的好象还不是工作上的。每天晚上，他照例要向金春晓的房间里打个电话，接连三天都说不用过来了，他觉得受了冷落。更使他不快的是，那个女记者陆琳，每到晚上十点钟以后便进了金春晓的房间。是干什么呢？

吃早饭的时候，金春晓笑着对秦远说：“不要有意见，这两天我都请陆琳帮我整理文章，刊物催得挺紧的。”

秦远不说什么。

“她的文字很优美，”金春晓摊开一张日报，“瞧，是陆琳的专访。”

秦远见显著的版面上登着金春晓的照片，一条醒目的标题是《金鸡报晓》。

秦远轻轻嘘了一下，表示自愧弗如。

这天晚上，十点刚过，秦远接到电话：“你过来一下。”

秦远过来了。他见金春晓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笑容。他感到不是那种气氛。

“你把下周武汉的那场演出取消了吧。”

秦远大瞪着眼：“为什么？”

金春晓告诉他，她刚接到香港电话，大陆的一位女明星要在香港接受一家房地产公司赠送的一套住宅。

“这与您演出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她胀红了脸。

秦远还是不明白：“只有一周时间，取消演出合同，人家不会同意呀！”

“跟他们说，我将来加倍偿还他们，你先给文化局的陈局长打电话，就说香港那边催我，必须去签一个协定。”

秦远呆呆地坐在那里，显出很犯难的样子。他在琢磨，香港赠送房屋，跟武汉演出会有什么联系。

“你知道那房子值多少钱吗？”

秦远摇摇头。

“六十万人民币！”

秦远不由噓了一口气。

“你想想看，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六十万，可我呢，也就同一个晚上，手里拿着话筒，装得满有精神，台前台后地跑，才值多少钱呀？”

秦远似乎明白了，她演出费一晚上是六千元，六千元与六十万相比，金春晓受不了。

“我也要去香港。”

“您去干什么？”秦远怕主人不冷静，做出蠢事。

“我去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我投资三亿元，建设一个文化城！”

秦远懂了，一颗星可能使另一颗星暗淡，而这颗星要成为月亮。

“我就不相信，这天下竟是她的啦？”

秦远不由暗暗震颤，他分不清这是竞争意识还是嫉妒心理，反正他理解了，金春晓是影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既然是“后”，在同一个国家里似乎只能有一个。

“哟！”她从牙缝里透出一股气息，身子向沙发上一靠，脸仰着，上面有一层霜。

“您……”秦远试探着要说出点见解，一看到金春晓那不饶人的眼睛，把话又咽了回去。

秦远不敢再说什么了，他知道主人的脾气，这二年钱多了，

更财大气粗。

她说完自己的心事，原以为秦远还会有个态度：或鼓掌助威，或苦口净谏。可是他平平淡淡，既显不出共同赴汤蹈火的热情，又显示不出深谋远虑的冷静，完全不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忠诚样子。她失望。没劲！

他也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不愿说。他觉得面前这位大明星打仗不知选择对手，三十多岁的女人能跟二十多岁的斗吗？已经不是和人家比颜色的时候了，瞧，你那脸，那腰，那臀……

“你为什么老看我？”她停下来，直直望着他。

他心里刚才想的那些话是不能直向她说的，便笑着说：“我想入非非了。”

假如秦远刚才表现出一些刚强，她也许会兴奋的，看着他那面面的，没有棱角的样子，使意味索然了。她轻轻一笑：“去给武汉发电报吧，明天上班的时候再去打个电话，把事情落实一下。”

秦远坐着没有动。

“去吧！”她似乎带点歉意，“我心里很乱，今天晚上，我要独自思考些问题。”

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不好再说了，秦远默默地站起，以一个秘书应有的身份，拉开门走出房间。

“哟，是您呀！”一个女孩子清脆的招呼。

秦远抬起头，见陆琳笑吟吟地轻快地走来。

“您……”他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唔”了一声，便侧着身子，很有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让陆琳走进金春晓的套房。

刚向下迈了两级楼梯，秦远忽然停住了脚步，他心中泛起一股酸水，觉得自己成了旧物。我倒要看看，你今晚真地独自睡？他

站在楼梯上不动，象个侦察兵。

约摸过了十分钟，秦远听见屋门从里面锁上了，房间里的灯光也暗下来。他蔫蔫地站在那里，腿有些软，心中的那股酸水更加翻腾起来……

4

金春晓在香港的确大出了一阵风头，她借一位名人的文学沙龙，约见了港台的十多名记者，畅谈她艺坛商坛的辉煌，尤其那投资三亿元的文化城，更使她名声显赫，次日数家港报全有报道，相比之下，那位女明星接受住房的消息就微不足道了。

有热才有光，金春晓炙手可热，因而光芒四射。

现在，她踌躇满志地坐在北去的飞机上，她知道每个座位上的眼睛都注视她，她也听见窃窃私语：“哟，那不是金春晓吗？”“嗯，是的，是的！”“她最近有新片吗？”“人家不拍电影了，当大老板了！”“喔，还应该拍电影，她的片子我很爱看的。”低低的议论，使金春晓很受用，她的名，她的利，全为世人知晓。

她是在湖北省一个小镇上长大的。小时候，每见到有飞机从空中过的时候，她就想，那上边坐的是什么人呢？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干什么？自己什么时候能坐上去呀？飞得那么高，可以摸到星星啦！

八年前，她拍了好几部影片，也有些名气了，可是资格不够，仍坐不上飞机。一次，要到新疆去拍外景，剧组买到两张飞机票，一张给了导演，还剩下一张，金春晓去要，制片主任问她：“你是什么级别呀？不行，不行。”

那时候去求人，人家不让坐，那么点权力也掌握在别人手里。如今，什么时候想坐就坐，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儿时的梦